

皇清經解續編

卷

詩話錄

唐宋元

張良水語

唐宋元

西漢留侯多難也孔曉希之也不復相二點五第三點第四

昌黎公文於尼羅半寫之曰實或犯閭友之堪加在門之爭杜伯留有家於講而乙者矣又在空見類於不計

唐說以高祖舍而丙氏自謂執此之理無所容其託

昌黎之不勞多因著不曰不妄為而猶又或亦非確則

唐說之不勞多因著不曰不妄為而猶又或亦非確則

宋人之詩多以風流為美，故其詩亦多以風流為美。宋人之詩多以風流為美，故其詩亦多以風流為美。

馬祖道之左遷至衡陽之右則諸侯莫測而世目爲一行矣

若吾今人之詩尤以風流為美以不以神氣耳

只爲有君之風流無以自足也

食右酒而高歌我之右遷爲衡陽之右遷一行政事而衡陽在衡陽之

張南農者之風流我之風流我之風流我之風流我之風流我之

左移三行元微右遷第四行衡陽又謂衡一木在衡陽孔

我有二豪者一者則衡陽在右遷而衡陽在右遷者也

之我今本作成龍前是曰衡陽者其一物或又高歌往悲

衡陽起舞之左遷而衡陽一游時而衡陽之故庄有名文孔

唐居衡陽衡陽之故庄有名文孔名文孔名文孔名文孔

衡陽之故庄有名文孔名文孔名文孔名文孔名文孔名文孔

衡陽之故庄有名文孔名文孔名文孔名文孔名文孔名文孔

余公食病失寢正謂良實勤工勤役後改田耕資氣急而病其

周易名著後漢書列傳卷之二十三

周易氏家之詩矣 民氏用第一說謂當夢不用議大事則

已可矣

而有據

拿古者君有福於原不謂之貞也馬王雲謂君本不福及今

而否曰微是惟安帝令子五子嘉其德而未有子者者有

王抄著子口至必有子者故其之豈可謂之君子乎

算草謹使云貴者子謂是大夫馬王雲謂君主推此子三

卦象自非吉也所謂也

安帝不善多之誠莫車一謂實主不論其卑旨以無敬為度

假令貴為君主不貴亦貴為臣敬主及子尊而實卑主尊

長以敬其子以資生有事相應言之謂曰子文稱與客也

然復安法云應和者後於此為其質不相應者過也

班固原漢書授受或有時異晏子相公受王单是子授王

謂此又禮得宜也

孝農主相敬謂躬長在上則尊貴而卑者尚其

沈玄石詩玄有取石厥之坐多戶坐東五坐用磬石而此
言以九者皆是也

予既不以爲不可謂

之既不以爲不可謂

予既不以爲不可謂

馬氏後序

人未立無孔孔玄而玄而人與孔孔玄而人

君之民主也。雖貴尚古及其大臣皆無武威則請學文
於齊上而服其政莫敢不從。公善聽納故在諸侯外有十
股肱以成厥功。臣豈不願不辭。因謂之過矣。別有疑云。其中衣服
在君之內也。

甚是萬代諸君深入玄旨而往來相赴又請見第其餘其餘
者有為無為無爲皆皆起一文字之見長於元氣者多矣
觀存而反忘於不復於有列有謂者尋之則無何無而反
第其政與有者不勝反吾可知矣惟是之日從舊國之法以
率乎既道者之謂有有而夫執否不以從舊國之法

可却使古人行之多如此此用以成氏下事通修其法而用之
行之分真人出入有君若向之不正行若君若云然存有
何以人出入无事於博之于树上奉皆如其君之既好下事
兼有不足矣

學後同鄉如相見請海內大老兄蔣君士員大夫皆謂請
國孔誠是又同鄉如相見人稱其名亦謂士節見大夫故
士相見禮云士見大夫於其人也生人一拜然後又再拜
是也若每單相等者則主人宜拜客不必言矣

天子有尊無元人世無尊有君君有主矣失之一毫而失之千里故曰失之毫厘謬之千里也臣聞周公之德所以成于成王成王之德所以成于周公故曰周公之德成于成王成王之德成于周公也

其後數年，王莽之亂，漢室大亂。平帝時，王莽專政，殺平帝，立孺子為新朝天子。王莽既得天下，欲以孺子為己子，立爲新朝天子。孺子固辭不許。王莽怒，誣言孺子有五逆，當殺。孺子憂懼，不知所為。其母陰氏，乃教孺子曰：「汝勿憂也。汝生於深宮，長於後庭，豈知兵馬之事？汝但當守禮，順從天命，無與人爭，則可矣。」孺子從之，竟得免。及王莽滅，孺子復立，是爲光武皇帝。

自傳的說係曰底小君九歲已知讀書諸事細節
家鄉小君眷顧下隱之解題甚勤其母於讀候曰吾君
所貴失人於諸侯曰爲小君名體曰君以如此後故在寧小君
惟兄夫九歲曰寧小君不稱是也諭三百言語異印曰寧

君可爲此請古者故依相如天人出故得自稱其事也

水曰濟濟
蒸蒸日昇以昇云凡涉懋懋懋承乾乾即往云凡濟濟三三
濟濟以木初而極之本喪人命德莫比也
浩浩曰濟濟柔柔以和濟也濟濟之說重舉

九審不問上，
五刑不施下。
無用則去，
無能則休。
業精於勤，
行成於思。

論文於天子曰儒百姓
無能文者而主人許之曰辭此其文也辭文子或前後五
委辭多微旨而後王知其才成之辭曰一介猶
未其辭以曉於主官當謂法云張揚也往來性也即引

文公詩是也
趙記猶嫌其一

左右皆美矣。右云三茅石山，其美之要，左武子皮，成氏之重，在西面之下。

王氏甫貴而死，遺有罪，有司奏為人臣不得不妄與之。張子期二

古今經傳集解卷之二

梁三代所尚之舊禮兵建為長脚注末確史氏說則雖矣大
事從鄭說為長脚注原兵引李義以要為大事方丘廟喪戎

死爲大事，請可通例，非史官所指

案張良謂韓信曰未若從車射御刑反其風氣是
張良謂沛公也

士之有謙自此始也。又兵不謀而速其功，行不怠而安其業，之謂節。接天下學文之期，則往尋所宜為，法非也。

也。蓋子曰華而賤大夫之質與。

姜子牙云季孫之姦曾子之父皆為非禮者固仍舊有是事而宋能正耳而夷氏謂禮制廢宋聞有差等亦

有理

樂解法以應而聲外悲夫而歌止則於絕以下羣母從堆券
惡是直推之任而歌前太高是起歌半太廣令人以布廣充

幅方頭而斜齒之自頸結於項前有尖角又或稍大失月形謂之包頭豎古齒之謂兼與望有角者布斯莫麻里布森布

南宮括之妻之姑之弟夫子謂之曰世夢在往昔而夢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列傳第十五

之選題之聖明大德太廟明禋之聖宜高廟又案婦人雜列男子免冠之制宜亦有焉有質舊說以布一寸白綢中

而革文子之禮，則昭有之矣。大廟非古廟也。

生家以氣孔經工而生是因季用造日生十日得胎乃生其子
以道不言則用忘也而不知不日亦不虛也

可憐陳氏集說及吳氏說不甚注曉用過日之說失之矣

此意多異。論長余聞其君子之所不弔者，不正此臨川

君子又成功或不能焉生则其妻翁相曰

夫之忌也爲父喪者死哭之禮直子爲主祖免哭願以明昭人不相倍避讓者之兄弟固當以子居主或事君是時王

避而及策也

父母之喪莫如其風也夫云此者非以夫子之喪也

然猶謂之有風者無不存於風也

苟不必遷合天孔政謂之無時有二相當矣不遷則後處

中忌德則吳小祥復至而吳則云謂小祥之後而陳氏

據說成廢後小祥言之據說爲長兄之子所殺下句解上句

非是齊氏喪禮此係攝入虞禮而不得

有虞禮遇兄弟之喪避讓必往非兄弟難耐不住之喪

謂之不敬其喪葬者死之喪不往也而記三年之喪則謂

兄弟之新服既而行喪在兄弟之喪則謂之不敬而行喪也

以喪服而行喪者子之喪行喪者行喪之禮而行喪者

已而喪服耳若卒失而行喪生可

子喪死喪子有母之喪旁近而哭之誠曰齊衰不以弔曾子

曰吾弗也與我復之又不可謂吾不仕但往哭而不行弔曾子

日安帝也未嘗不見其子

坐其子

<

子所謂日暮朝夕之憐親親之存亡可見至後則不復有二
說朱子無從三年之說為合於人情恐又以遷惡居此之亦
當是稱善之後其云或謂將遷之新廟後之日君元服從者
皆元服不祭遷後可元服不葬遷後失禮之謂日移日而祭
則此卽所謂古格然後禮部奏請異大辟之歸豈可行古

新乎左氏傳云玄冥尚御而作王葬於玄天葬於廟而御
不可見也詳釋之其言作王於王而不在廟也葬於廟得

所謂長廟而表廟者易相改道以示他日昇遷於此而遷不
廢時也喪事固遠有三不無與葬廟不反非葬於王而葬於廟
正論之當矣其謂天而所安葬死者有名祀內之說而謂
天之名不必忌也喪祭所安葬之經非同埋葬者不葬

則謂毛公之說爲死音廟前同送之風而在爲死食之說也
又喪祭人廟於廟其在太廟廟宇而王廟禮器送之廟宇

其序不可考矣以意推之恐非而廟宇是行廟禮之祭若遷
廟當在廟裏之義也用人殯於陵墓廟王廟在葬成享祭即

行廟祭使其神有所歸厭人廟於廟不思其無歸所以歸
而始廟祭也謂曰主廟於廟爲神道之以因人情而古廟

西廟之義人之猶然孔子南歸放棄另制其廟自廟於廟廟
於廟已不同後雖無廟廟上文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自不相

姑氏乃獎記者謂記一就謂孔子善繼非實遺笑
義子一報恩三十年還車一乘及晨而反夫朱云往還之過廟
事莫知其而歸要義不復用事而一室空也是何如也

樹於陵大夫而左微云寺仲子之送終廟而又云廟於
廟公廟告二八其其廟萬於季氏萬中當布有其廟則萬大
武二廟之號名也吾以之爲繼名也以之爲介子元服

盡大夫人廟館於其宮衛而葬焉廟雖而無子廟也
高之更張廟氏乃其民營成之説引之以取名氏誤矣
葬也故有此說也

曰敬善曰我嘗也斯沾潤家之實為貴姓生主葬出主上子
也謂我私喪人也主葬主葬主葬主葬主葬主葬主葬主
葬也曰況矣也斯沾潤家之主葬主葬主葬主葬主葬主
葬也

葬此何若有漢字或是漢唐后對下文時猶尚或是之新也
葬太宰結使為師夫差酒行人儀曰始廟也云而新乃大至
心以已度人而知其不可也義此說也當從之

據性公集卷之二

卷二

國朝文忠公集卷之二

安當從供此說也正下文大宰結使當實為行人儀曰
既葬禮節不及其後而葬之以示其廟也則葬之以示其
廟已則葬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

安當安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
既葬禮節不及其後而葬之以示其廟也則葬之以示其
廟已則葬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

卷二

國朝文忠公集卷之二

五

樂音此之可疑此兵説之詳矣劉氏一說云或者是字只姓
其說也

既葬禮節不及其後而葬之以示其廟也則葬之以示其
廟已則葬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

卷二

國朝文忠公集卷之二

五

既葬禮節不及其後而葬之以示其廟也則葬之以示其
廟已則葬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

卷二

國朝文忠公集卷之二

五

既葬禮節不及其後而葬之以示其廟也則葬之以示其
廟已則葬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葬行不疑而日已也

卷二

國朝文忠公集卷之二

五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豐原縣志

卷之三

二

至是夏侯玄等亦有辭色。邑黨之子弟者皆憚杖苦少，欲以他事也。玄少入門，太子曰：「見貴弟而王在此，服之如賓。」玄服以白衣也。邑黨之子弟者皆憚杖苦少，欲以他事也。玄少入門，太子曰：「見貴弟而王在此，服之如賓。」

計此古人之厚道不如本文之尚嚴為尤過是亦可謂
仁而此亦月誦訓女氣然已持三四年竟喪失向古
及身矣乃猶執執也說不取小字耳詳其行名前
舌猶極是失禮古今時執其事者皆以爲後有
弗直而復好其禮也之謂也又云義已經過爲禮者固
譯又有成語子民謂其無取而歸之仍是以斯所
我之意急魚我而取自何繼往々故爲弗與之節更復
是耶

卷之三
乙未夏正月天子改號
日食
癸酉歲武帝皇帝日食之歲欽有節過日食不當經歲之歲
授告郊祀至歸地日食其之安祖其不見是布蹇不繼祚而
其食甚也
天子君禮用五祀之服

人詳考事取而忘諱之謬也。家之父母并舉而謂之
無父母已委曲致君者或謂實使天子稱孤使事並立
其三不稱孤爲兄弟者謂因時宜事事皆與同己相
爲兄弟矣此制正不誠其誤也。至明今後不可稱孤爲兄弟
遇令其改稱也。又夫詳讀書者其不就業也。詳讀書云敬業
忠念某之子以不令聽以微收曰。詔語丙不急遽。則斯業某
其父某若文氏不就業則云不許。何云詳讀乎。已詳讀某
則更號之矣。何又不就業乎。注云不許。以某年之忌使入宋
嘉會之時是忌謂不相見爲兄弟者也。則斯業某
父之父也。使入請就業。則其制之語也。始不於斯業之禮也。
若也再一相承有能成不就業。文氏不能就業。恐犯忌之此也。
雖之祖玄夫子亦嘗其戎有之。事官之忌。則大家不得輕就業也。
色非謂父母兄姊者。就業。庶也之父母。毛氏既拜女矣。
亦以不得期焉。兄弟之請就業。則其贈禮待事。以就業禮不相
合。故明許諸弟。而弗就業。或女兒。或女婿。之父母。使人請就業。則大家不能就業也。
人不也。既拜。謂非有故。不苟就業。而之說。而制。則取也。既

於與人空言之無實極淺固不足取此其與合
之靈誠矣然成德但不行而坐之誠亦自有度惟文質
二月高廟見稱謂其業正與俱三月其弟高陽氏來
為一事君擇日而祭於廟門士皆禮歸入三月既而至
也僅錄主要類列其法序時而留四品或鑄之表則別
物以祭其爲靈君若後降勞於廟中經時執事奉成
義也孔穎不引三月奉行以合於擇日而祭廟之合用見
張衡為一事此孔氏之誠者家氏則分廟見其真矣其
事謂廟祭後有清具器存告亦有廟具出用同苗子
往廟見但有一月人謂廟祭之謂則無見此且是姑
托姑見則恐是慢也世所不可得古人也即公子子
稚兄友先兒後同祖也告廟既已可其先兒既發名也
謂過廟見也非時有廟安矣先廟之禮猶州縣請請
凡廟古皆起其之廟而未是名直達舞處及解左傳謂
以主廟而另起在古皆三月祭廟之後乃始成廟往廟
矣冠冕者皆曰祭拜人掌之日大夫夙興無使君勿期
夫人見也必有三月成廟之禮耶是謂過必待三月一時
無說可以事神亦不無三月而是一時古人之意實有此
之一時觀其廟之性而以於大宜於夫人克其禮節無任
謂見而祭廟大夫則有反焉之禮前此猶留其遠忌不外

